



## 误远游



## 冒險事



## 抢农时



# 蛀书虫

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**本版邮箱：**

zhoulmolvyou@126.com

# 电影的记忆

□王希华

周末，女儿买了三张电影票，要带我们两口子去万象汇影院看电影。好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，猛一听还感觉有些新鲜。突然间，记忆的闸门打开了，我的思绪被拽回到了童年时代……

对电影，我从小极度的狂热痴迷。上世纪70年代，全公社（后来改称乡、镇）只有一台放映机，每月十八个大队轮流（后来改称村）放映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大队一月能排上一次。有时遇到好片、新片，几个大队就要疯狂跑片（几个大队同时放映）。有时几个月都看不上一场。要是逢上雨雪天，事先定好的电影也会泡汤，对得知消息就翘首期盼的大人孩子来说，都会倍感失望。

天天看电影，是我童年时的梦想。只要听说村里或附近村里有电影，我就激动得几乎发疯，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，不等天黑，就拿着小凳早早来到村头的场院上，看着放映员挂布、接线、装机，心里不停地盼着电影早点儿开始。不管盛夏酷暑，还是数九寒冬，场场必看。有时停电《地雷站》《地道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战斗片，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太多快乐。

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正读小学四年级的我，从伙伴们嘴里听到消息，晚上蔡店村有电影《三进山城》，不过因为跑片，大概后半夜才能等到。毕竟又能看电影了，我懊丧之余还是兴奋不已。

这天恰是星期天，下午4点，我揣上几根凉白薯，与事先约好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出发了。翻过一道山梁，五

里多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。来到偌大的场院上，只有一群孩子在玩耍，丝毫没有放电影的气氛。我们找好位置搬块石头坐下来耐心地等着。

天，渐渐黑了。聚拢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心情总算放松下来，这才感到已经饿得发慌了，就开始啃起白薯来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人们依然在耐心地等待着。不知是几点了，人群中这才传来让人欣慰的消息：新城子村已演完，该到寨子村了。不知真假，要是这样真是太好了，再有一个村儿就该轮到这里了。这半信半疑的消息让我心里一下子敞亮起来。

御骨的寒风一阵阵地刮过，穿着单薄的我，瑟瑟发抖，脚也冻得像猫咬似的。我使劲跺脚，过了很久才有些暖意。这时觉得，时间过得真是太慢了。突然，喜讯传来：寨子村已演完，到崔家峪演上了。焦急的我，心理又松快了很多，再等两小时，就能看上《三进山城》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浑身热流涌动，竟然不觉得特别冷了。

人们开始闲谈说笑，话语中透着期待与快乐。一会儿，听说放映机和片子来了，我和伙伴们再也顾不上玩什么捉迷藏了，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很快安静下来。我也急忙跑回原位，激动的心砰砰直跳。

月亮已到西面的山顶，后半夜的天气愈发冷起来，冻得我上牙打下牙。可为了看电影，这点苦也不算什么。不料左等右盼，却总是不见放片。我冷饿交加，肚子咕咕乱叫，幸好，口袋里还有最后一根凉白薯。原来，刚

要的是什么，但是看到自己身边的人都在狂奔，我还是不能停下追逐的脚步。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之内，我的人生清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。有些愿望实现了，更多的梦想又涌了出来，内心的愿望层出不穷，绵绵不绝。我自己都感觉到欲壑难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了，可就是像刹车失灵一般，停不下来。

我就这样一路狂奔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同时又在命运的海洋里浮浮沉沉。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悲喜喜的人生统统经历过了，体验过了。不知不觉间，翻过了40岁的山头。都说“四十不惑”，我不知道是在哪个瞬间，我像是被人当头棒喝一般清醒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，我在奋力朝着梦想的旗帜跑去，累得气喘吁吁，突然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哎，你用得着跑那么快吗？忙着追啥呢？”我瞬间就开悟了：是啊，这样的状态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为什么不慢下来呢？于是，我停下脚步，开始精简行囊，也就是精简自己的人生清单。

人生在世，所有的追逐都是无止境的。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？不

才那消息是误传，是谁给传话传错了。不知又等了多久，很多人都泄气了，我却仍在坚持着。

终于，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放映机和片子驮来了！人们像迎接新娘子连连道好，孩子们拍手相庆，欢呼不止。过了一会儿，盼望已久的电影总算开演了，当银幕上出现“三进山城”字幕时，我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时，已经鸡鸣四起临近天亮。母亲一边为我开门，一边狠狠地数落我，我则嬉笑着跑回屋里睡觉去了。

光阴荏苒，弹指一挥间，4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，电影的辉煌早已不在，曾经人山人海的场面已成为历史，甚至完全淡忘了。

我读高中时，家里买了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。几年后，又换成14英寸彩电，接着，又换成29寸“长虹”彩电，并装了有线电视。各种节目应有尽有，打开电影频道，经常可以看到旧时老片。后来，我家搬居县城，尽管距离电影院很近，却很少去。偶尔去一次，偌大的影院里仅有数十人，再也没有童年时看电影的感觉了。

闲暇时，我经常给女儿讲述自己童年时看电影的情形。我曾问过女儿，“孩子，你能想象父母这代人，曾经为了看场电影，跋山涉水忍饿受冻的情景吗？”

当时，女儿一手拿着水果，一手拿着遥控器不停换台，若无其事地仰起头来，天真地问道：“那，爷爷小时候去哪里看电影呢？”

我摇头叹息，“哦，那时呀，还没有电影……”

是的。房子不必大，可以栖息心灵就足够了；车子不必豪华，能当代步工具就足够了；爱人不必优秀，真心爱你就足够了。精简之后，我发现我的人生清单只剩下：择一城终老，伴一人白首。哪怕这个城是18线的小县城，哪怕这个人无财无貌只有一颗真心。

40岁之后，我开始像隐居的梭罗一样，思考人生应该有的生存状态。其实人真正需要的很少，物质的东西一点点就足够了，而心灵的必需品无需金钱购买。这种领悟，必须要等到一定的年龄节点才能够明白。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，经历了人生起伏，自然会明白什么才是人生最珍贵和最需要的，什么又是人生可有可无的。

想起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号“六一居士”，他说的“六一”指的是：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……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人生到最后，人生清单精简为“六个一”，实在是大智慧啊。

我想我到了晚年，人生清单也会以“一”计算。